

寓意草 卷末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ibrary Copyright Reserved

左氏春秋無與於兵而名將以爲兵法之至精見不列則一心之運用不出也。噫難與俗人言。胡直臣先生評一直推岵翁公祖病後再誤貽思。

岵翁公祖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八世。然若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事。前病獲安。競以爲人參之力。而卽禍者。反得居功。謂其意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不肖商確。以示詳慎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誤再誤也。吁嗟善後之圖。遂果易謀乎哉。前所論虛風一症。昌雖用甘寒藥二劑。稍効。俄焉更醫。悞以傷寒爲治。而致危殆。昌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尚無暇於驅

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誨人參之不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
參酌。曾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此際欲
造庭力爭。是謂生端。卽上書陳說。又恐申格。惟有撫膺展轉太
息而已。吁嗟。時事之不可爲。大都告此矣。然雖不得著。則等未
可不列眉而論也。內經云。風者善行而數變。言風之爲病。無定
體也。又曰。病成而變。此則專言胃風所傳之病。變症最多也。變
症有五。一曰。風成爲寒熱。以風氣通肝。則木盛而侮脾胃。故生
寒熱也。祖翁前病時。左關之脉獨大。自云氣反攻左。而每多寒
熱之候。致醫輩視爲外感者。是其徵也。二曰。厥成爲巔疾。厥者
逆也。謂胃氣逆而上升。成巔頂之疾。如眩暈之類也。祖翁前病

時。呃逆。不休。時。覺。昏。暈。者。是。其。徵。也。一。曰。瘤。成。爲。消。中。瘤。者。熟。
也。熟。積。胃。中。善。食。而。易。飢。火。之。害。也。祖。翁。胃。中。素。有。積。熟。而。
欲。得。食。者。是。其。徵。也。一。曰。久。風。爲。飧。泄。言。胃。中。風。熾。食。已。卽。泄。
不。畱。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嘗。無。故。泄。下。數。行。是。
其。徵。也。一。曰。脈。風。成。爲。病。言。胃。中。之。風。醞。釀。既。久。則。榮。氣。虧。而。
不。清。肌。肉。之。間。慟。主。潰。爛。以。胃。主。肌。肉。也。祖。翁。四。末。及。脈。道。之。
間。慣。生。瘡。瘍。浸。淫。爲。害。者。是。其。徵。也。此。五。者。總。爲。胃。風。之。病。祖。
翁。但。已。見。端。又。喜。食。羊。肉。河。豚。以。召。致。之。然。亦。不。自。繇。也。益。風。
燭。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
中。元。氣。久。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卽。清。薄。之。味。尚。不。易。化。況。於。肥。

寓意草
其乎今之醫者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明語以虛風之症意
不知虛風爲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昌於此殆不勝
古今家國之感矣

案雖定而狂瞽之言未便呈覽兼值昌有浙遊旋日祖翁復
得重恙召診時語昌云病幾危今幸稍可但徹夜撰改本
章不輟神亂柰何昌對曰胃風久熾津液乾枯真火內燔宜
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宏衆議方中用
參太少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朮大刑
不効越三日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仙
逝八旬老勲勒縣彝子姓森森遶榻三匝夫復何憾燭咽

親承棫樸之化於報稱之心有所未慊也。哀哉。

直敘立刻於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筠枝先生創業維艱大率得之節齎者多然七旬御女不輟此先天元陽固密非人力之所爲也若能良賈深藏可以百年用之不竭奈何以御女之故而斂擾其陽耶夫陽者親土而衛外易出而難收者也在根基淺露之軀毫不敢肆情縱慾幸而根深蒂固不易動搖乃以房中之術自伐其根而重加栽接致大命危於頃刻豈悞以節齎之方而倒施之御女乎夏月陽氣在外陰氣在內此時調攝之藥全以扶陽抑陰爲主翁偶不快實飲食起居如常醫者以壯年傷暑之藥香薷黃柏石膏知母滑

石車前木通投之卽刻不支臥於牀褥次早余見時則身僵硬舌強喉啞無生理矣余診畢云此症雖危然因誤藥所致甫隔一晚尚可以藥速追急以大附子乾姜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三錢煎服可以解此厄萬不宜遲渠諸子不能決余忙取藥自煎眾議姑以前方煎四分之一服之安貼再煎未遲只得從之藥成送進適而醫再至遂八診良久咀藥不用余面辱其医進房親督灌藥才香之久翁大嘔一聲醒而能言但聲雌而細呼諸子乳名云適絕見州官回詢其所繇開目視之不語轉問医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擡手一拱又云被縫有風來塞塞余甚快忙出煎所存三分之藥以再進維時媯族襍至商以肩輿送余

歸寓。余斷欲進藥。衆勸云。且暫回寓。或者明日再請。其意中必
懼吾之面折醫輩耳。及他医進藥。啞畳如前。越二日而逝。余哀
之。嘆惜不已焉。七旬御女不輟。斧斤於內。而假庸医以權。長子
次子繼天斧斤於外。而開端族以賈氣机。久動尚自謂百年無
患也。於人乎何尤。

胡直臣先生曰。獻玉而遭誤認爲頑石也。授珠而按劍認爲
不祥也。至剖石得玉。轉災爲祥。尚然不識。則何見耶。医事固
裂。亦所遇適窮耳。

論徐獄生將成瘻瘍之症

徐獄生。軀盛氣充。昔年因食指微傷。見血以冷水灌之。遂至血

凝不散。腫潰出膿血數升。小筋脫出三節。指廢不伸。迺來兩症。
間。綻至秋月。便覺畏冷。重綿緥之外。尚仍熱。內揣獨覺其寒。病
日從踵至膝後筋痛。不便遠行。雲間老醫令服八味丸。深中其
意。及僕診自云。平素肠難以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見洪大。大爲
病進。况在冬月。木落金寒時。尤爲不宜。方來之勢。將有不可
邇者。八味丸之桂附。未可輕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
血。旣經食指之挹取。存留無幾。不能榮養筋脉。加以忿怒。駁動
肝火。傳熱於筋。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是以牽強。不便於行也。
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稟令擁戴。若君主然。故必肺氣
先清。週身氣乃下行。今肺脉大。則肺氣又爲心主所傷。壅窒不

清是以陽氣不能下達而足寒也。然則所患雖微已犯三逆乎。
素脉細而今脉大一逆也。肝脉大而热下傳二逆也。肺脉大而
氣上壅三逆也。設誤以桂附治之。熱者愈熱。壅者愈壅。則日吸
成疫痺矣。此際用藥。澗乎微乎。有尋常不能測識者。益筋脉。充
勁肝氣。內銅須亟講於金伐木榮之道。以金伐木而木反榮。角
反舒。匪深通玄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氣自壅。則木目。泰令
不暇。何敢内拒。惟金失其剛。轉而爲柔。是以木失其柔。轉而爲
剛。故治此症。先以清金爲第一義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爲第
一義。不清其胃。則飲酒焉。而熱氣輸於肺矣。厚味焉。而濁氣輸
於肺矣。藥力幾何能勝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敵在前。主將

垂理

懦弱已不能望其成功。况含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燥金倒逆行施以爲治耶？必不得之數矣。

翁見藥石之言漫無忌諱，反疑爲張大其說，而莫之信。竟服一八味丸，一月後，痘瘡之情恐著，不幸所言果驗，乃卧床一載，必不令僕一見聞。最後陽道盡縮，小水全無，乃肺金之氣絕於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而竟蹈之，奈何奈何。

胡尚臣先生曰：此治痘瘡症之妙法，蓮華經也，不當作文字
藝視。

論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庚辰冬，於鼎翁公祖園中識先生，半面，竊見身體重着，履步艱

難面色滯晦語言遲緩以爲有虛風卒中之候也。因爲過膚辛

已秋召診間細察脾脈緩急不調肺脉勁大然肝木尚平陽氣

尚旺是八風之邪未可易中而筋脉掣痛不能安寢者人多風

而加之以濕交煽其虛所致以斯知尚可引年而施治也何也

風者肝之病天之氣也濕者脾之病地之氣也天氣迅疾故發

之暴益以地氣之迂緩反有所牽制而不能暴矣然氣別則病

殊而氣交則病合有不可不明辨者病殊者在天氣則風爲百

病之長其來微則隨相尅爲傳次必遍五臟而始烈其來甚則

不繇傳次而直中唯體虛之人患始不測焉在地氣則濕爲下

體之患其來微則足跗腫大然得所勝亦旋消其來甚則害及

覈病
殊病

旨令

入心

花頸

開

皮肉筋脉以漸而上攻亦唯陽虛之人勢始騰越焉兩者一本之天一本之地病各縣殊治亦異法者也病合者天之氣入於筋脈地之氣亦入於筋脈時乎天氣勝則筋脈張而勁焉時乎地氣勝則筋脈蟬而緩焉兩者其源雖異其流則同交相蘊結而難圖者也先生房中之風始雖不可知然而所感則微也至若濕之一字既以醇酒厚味而釀之於內又爲炎蒸嵐瘴而襲之於外是以足患曰癓雖周身筋脈舒展亦不自如究竟不若足間晝夜掣痛瘡瘍腫潰浸淫無已也夫春時之風也夏時之濕與熱也秋時之燥也三時之氣皆爲先生一身之患者也而一身之患又惟一隅獨當之亦良苦矣設內之風濕熱燥不

攘足患其有寧字乎。所可嘉者。惟冬月寒水司令勢稍未減。而醫者不識此意。每投壯筋骨之藥酒。以驅其濕。不知此乃治表。濕之法。惟冬月病增者方宜。豈以風濕熱濕而倒行逆施。寧不重其困耶。况乎先生肺脉勁大。三四日始一大便。雖冬月亦喜形寒飲冷。而不嘗近火。何所見其爲寒濕也哉。所以孫真人入小竹瀝等方。風濕熱燥寒五治之藥。具備瓊統龍雜。後人全不知用。若識此義。爲去取則神。而明之之事矣。然則不辨症而用方。幾何而不誤耶。

胡白臣先生曰。辨症縱橫無礙。劖光燁燁逼人。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悞。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内蘊之熱。然濕爲痰。辛巳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蓋熱似寒。如暑月反雨。水雹之類。醫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細察其爲熱極似寒。誤以牛膝木瓜防已加皮羌獨之屬溫之甚。且認爲下元虛憊。悞用附桂河車之屬補之。以火濟火。以熱益熱。由是腫潰出膿水。浸淫數月。踝骨以下。足背指踵廢而不用。總爲誤治。而蛭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若果寒痰下墜。不過堅凝不散。止其甚者。不過痿痺不仁止耳。何至腫而且潰。黃水淋漓。腐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爲醫藥所誤。乃委咎於方隅。神殺所致。豈其然哉。此與傷寒壞症。孰邪深入經絡。而生流注無少異。

也。所用參膏，但可顯理元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効，以元老之宮，不可以理煩劇。設與竹瀝同事，入參固其經，竹瀝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大校先生取人參以治虛風，誤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脉短縮，不便行持，亦殊不識其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膏後，脾氣亦既太旺，健運有加矣。此時尙能撙節飲食，俾脾中所生之陽氣得顯，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留，行而足患，並可結局。乃曰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爲食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運痰運動，執止用之，以運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之爲不如，而多食助色，精而色，不助。

總爲脾失其健不爲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充滿肺竅咳不易出雖以治痰爲急然治痰之藥大率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唯是確以甘寒之藥杜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爲合法至于辛熱之藥斷斷不可再誤矣醫者明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必因膿水易乾認爲辛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誅哉

胡尚臣先生曰濕熱傷足自上而下也足寒傷心自下而上也自上下者先清其上自下上者先溫其下觀此而民病傷國可知治先在民矣

論浦君藝喘病症治之法